

### 诗路花语

## 傍晚的月亮

——蔚蓝色中的一点白。高悬的纯粹。

仰望者,心绪小颤动,从语言中寻找比喻;  
明镜陈旧了一点。圆窗,古建筑透视,  
也不贴切。还能找到什么呢?穿越?从白色中  
向更远的时空,可不可以抵达永恒?  
无从知晓。那就仅仅将之看作一幅画。

在这个傍晚,悬挂上方。有不可复制的宁静。

对。就是宁静。诸多物质的关系使之成形。  
当然,还必须有我的参与。屏住呼吸的  
仰望,仿佛可以窥穿它的秘密。有什么样的秘密?  
则是思维朝向外沿的投射。里面有什么大的  
神秘?能否从中看到事物的运转?怎么运转?  
也许只能看到静止。一个不可还原的图像。

我知道的是,一目睹到它,现实的意义已经改变。  
昨天与今天,同与不同,都有绝对的分别。  
我还是那个晚饭后忧心忡忡下楼散步,对心脏的  
负荷疑神疑鬼的人吗?哪怕转过身,离开,  
不再仰望。我的心绪已被它缠绕。在我的心底,  
就好像画布一样,凸现出一种平静的喜悦。

■ 孙文波

## 满载的馈赠

风像是对海的呼唤  
海一听到风声  
就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激动  
回应

船是海上的王  
在海与风声里逍遥,驰骋  
浪花珍珠般飞溅  
白帆拂动琴声  
鱼儿在给他挠痒痒  
太阳和月亮轮换着给他打灯  
他是个幸福人  
每次归来  
大海都送他满载的馈赠  
最是那抛出的一锚  
系住了  
他与大地扯不断的深思

■ 田斌

## 忘忧(外一首)

窗口蓄满忘忧草的表情  
那是躺椅无法企及的高度  
想象着远方起伏的竹海  
我比微风更主动  
专注于紫砂壶中漂浮的清涼信物

宁静之时唯有吹气如兰的力量  
催开忘忧草长出淡淡黄花  
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  
晶莹剔透如翠竹的泪滴  
婉婉动听如空旷的鸟鸣  
岁月溢出透明的边界  
回到芸芸众生的现实  
忘忧草偶尔开放  
就像我偶然相遇橙黄月光

■ 冯秀群

## 萤火虫

前方的路没有尽头  
地平线被远远抛在身后  
黑夜张开巨大的翅膀  
黑影在黑暗中狂欢  
月亮和星光也无法抵抗  
但你是萤火虫  
在黑夜里闪亮是你的宿命  
为了那些疲惫的梦  
腾出一点微光的空间  
孤独地飞翔

投稿邮箱  
hnrbyfb@sina.com

## 云和月 八千里路

——王妮

每逢节假日前后,生意要比平常火爆。往返海口的乘客多达数百人,这个时候,的哥们会挑选同路的客人。他们的五指像支长长的魔棒,把同路的点到自己的车里,一溜烟便遁没了踪影。因我的工作地较为偏僻,同路客极少,常常成了被挑剩的那个,孤零零被抛在一边。

这种感觉让我很受伤。就像一只只猪仔流入交易市场,我是被嫌弃的、蔫不拉几的那只。若是碰上赶点开会,我的眼神流露出的是彻底的绝望和无措,我是多么渴望变做一只被魔棒点中的猪仔。

这种不安的情绪,经常出现在我的噩梦里。几十辆出租车排着队,从我的梦里唰唰地开过,车上坐满了人,没有一辆肯为我停留。我常常在半夜里惊醒,朦胧中爬起来开门要去外面等车。

拼了几年车之后,的哥们大都与我混得滚熟,逐渐打成一片,且默契十足,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天生具有把男人处成哥们的潜质。他们常常会把副驾驶座位留给我,我享受着这片刻的恩典。他们有时会绕过半座城,把不同的路的我送到目的地。

无数个早晨与黄昏,我同在路上,我把一条命交在他们手中,没有比这更大的信任。听他们说着一路的笑话,聊着天南海北的故事,没有品位的俏皮话。谈着他们的职业与收入,婚姻与家庭,以及横亘在其中的许多隐秘的关系。

他们都善于言说,我应该是个很好的聆听者。从他们的故事里,我看到人间最底层的生活真相,也会对他们生活的热情和偶尔露出的小狡黠发出惊叹。他们的经验流进旅途的孤寂里,有时一车人笑得前仰后合,那种气氛是喜悦的,也是快活的。

在他们面前,你不必去想那些故事的一致性或矛盾,逻辑或不逻辑,也不必去问说那个意义是什么,你只是听。突然间,就有朴拙的真理存在,它跳出来,带着它所有的光芒。

你会因此变得很宁静,很安静,没有偏见。你不需要去洞察那个最深的问题:你是谁?人生中的所有的光,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。

每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,我都会想起那条漫漫的长路上,我风雨兼程劳命奔波的情景,想起那些温暖的笑脸,和洒落在路上的笑声。想起世相百态里许许多多小人物的悲欢,想起那些辛劳谋生活的人们,我就会挺过来。

后来我考了驾照,买了车,开始了一个人的八千里路。那路上有裹风夹雨,闪电飞光,还有寂寥的云和月。

每天夜晚开车回家,我都会习惯回望那个熟悉的路口,灯火阑珊处,那些忙碌的身影依旧,它以另一种形式惊醒我,幸福的样子。

## 岳

岳公有诗,如题。几个字叠放在一起,大有魏晋之风,一股豪气弥漫胸襟,犹立于山之巅,衣发在风中飘然得劈啪作响,连天地也动容。

殊不知,这八千里路,必定经过无数的沧桑,一切在时光的罅隙里,漂浮,盘旋,游弋,内心因此丰富而整伤。坚硬如冰的地方,也逐渐变得圆融空明。

十二年前,我调到了省城海口。自然满心的欢喜,对未知的一切充满憧憬。

工作地在琼州大桥桥头西侧,离我居住的定安古城的家,约五十公里路程。车过东线高速公路,在海口汽车东站下车。辗转换过两趟公交车,东拐西拐二十分钟,方能抵达我工作的地方。

那时我还不会开车,每天搭长途班车上下班,乘最早那趟班车去,坐傍晚那趟班车回。天蒙蒙亮,六点便起床,匆匆搭车去上班,在办公室忙碌一整天,晚八点回到古城的家。彼时,已是日落星归,天漆黑得不见五指。

我每天在两城之间来回折返,沐浴晨曦出门,披星戴月而归。不管是寒冬腊月,盛夏酷暑,还是刮风下雨,大水漫路,十二年来风雨无阻,我的身影奔波在路上。

只因工作之外,为女为妻,为母为媳,岁月授予太多的责任要担当,太多的本分要尽守。身有时被撕裂成几瓣,连痛还来不及品味,头发一拢便出了门,匆匆去赶搭某一趟班车。

我这一生的劳碌与奔波,大抵也是天命注定的。

我时常被这些数字吓一大跳。每天往返约一百公里,工作日二十二天,每月两千二百公里,一年两万六千四百公里。十二年的路程,三十一万六千八百公里,连起来可绕地球八圈。

这个数字让我有些发懵,它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时辰,漫不经心地刺痛了我的双眼。

数十匝厚厚的往返车票,齐整整地装满一个抽屉。有时我瞪着它出神,就像看见过岁月里,那个在东线高速上疲于奔命、尘霜满面的自己。

没人知道那些孤单疲累的时刻,我如何面对和捱过。正如每个人心里的痛,只有自己懂。

有一次台风天,风雨凶猛,到处是一片水天茫茫。有个挑着担的女人上了车,她身上的衣衫已湿大半。记得她是县城附近村庄的,每天挑一担熟芋头到海口去卖。她年纪大约与我相仿,个子不高,眉目清爽,身上的衣服永远干净整洁。

有时早班车上,只有我和她两个人。每次上车见到我,她都会点点头,向我微笑。她的眼睛会说话,那个纯然的喜悦是无限的,会开出莲花。

芋头是刚煮熟的,全都剥好了皮,粉嘟嘟的裂开了口,还冒着热气。芋

## 辨认雷蒙德·卡佛

——王向威

谈到自己在文学上受到的影响,美国著名小说家、诗人卡佛首先提到的是海明威。1961年,海明威去世,这一年卡佛23岁,开始发表小说。作为一个影响巨大的当代作家,在1961年之前,海明威对处于文学写作摸索期的卡佛来说,是生活在同一时间但不同城市的一个仰慕和模仿的对象。

1961年之后,随着卡佛发表的小说变多,他朝向仰慕者的追赶之路正式开始,海明威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慢慢显现出来,卡佛的小说中,海明威式的叙事最明显。这种形式或者写作技巧上的影响,也是文学影响中,最直接最容易发生的地方。写故事少描述多叙述,又善写精简、干练与扎实的短句,用讲究的对话来推动故事前行,在这些方面,卡佛也许走得比海明威更远一些。

海明威式的叙事,被卡佛改造得更破碎,使写出的小说有时候像藕断丝连的故事断片组合(这种破碎感的获得,我觉得与他反反复复对小说的修改有关)。卡佛的小说,不会老老实实把故事按线索完整讲完。如果一个故事,有着十个先后发展顺序的构成要素,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会先

## 东方的秋

——赵承宇

每到秋天,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鲁迅先生的杂文《孔乙己》里的一句话“中秋过后,天气一天凉比一天”。因为我久居东方,长期切身感受了东方秋天的气候,总觉得鲁迅先生的这句话,恰是东方秋天气候的写照。的确,只要过了中秋节,东方盛夏持续的酷热气温,立刻发生一种断崖式下降的变化。东方大地一天比一天凉爽,让人们不经意之间就拥抱了秋天。东方的秋天,并不娇媚,它不会姗姗来迟,总是说来就匆匆而来。秋天的骤然而至,让东方人欢天喜地沐浴秋风,缓解了压力。因为秋风很快驱除了盛夏灼热带给人们的烦躁。

东方一年四季之中,秋季和冬季的温差很接近,但秋冬两季与春夏两季的气温,却差别很明显。东方的秋冬季节是一年当中最凉爽的季节,尤其是秋天。每年中秋节刚过,秋天就匆匆而至,秋风送爽,沁人心田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东方人休养生息,蓄力待发的季节。东方的秋天,白天阳光和煦,凉风惬意。到了夜晚,清爽的和风,更是彻夜不停地吹拂,把人们带入甜美的梦乡。秋风,把往日盛夏的热浪,吹拂得无影无踪。秋风吹在人们身上,好像是有意给人们惠赠一种朦胧的睡意,让饱受夏日酷暑的东方人,消除夏日的疲惫。东方秋天的早晨,太阳爬山的速度比夏天慢了多半拍。很多时候,到了早上七点多钟,天早已大白,大地已经苏醒,但太阳还懒洋洋地没有露出东边的俄贤岭顶峰。我平生喜欢旅游,但我很吝惜东方的秋天,倘若没什么特殊情况,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秋天的东方。

东方的秋天,总是让我思念绵绵。每年盛夏刚至,我就已经开始盼望秋天啦!八所市区的秋天,街上行人的穿着没多大变化。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仍然穿着短袖的校服,唯一有点变化的是,街上已见不到打着五花八门的太阳伞的人群。夏天里穿着短袖吊带逛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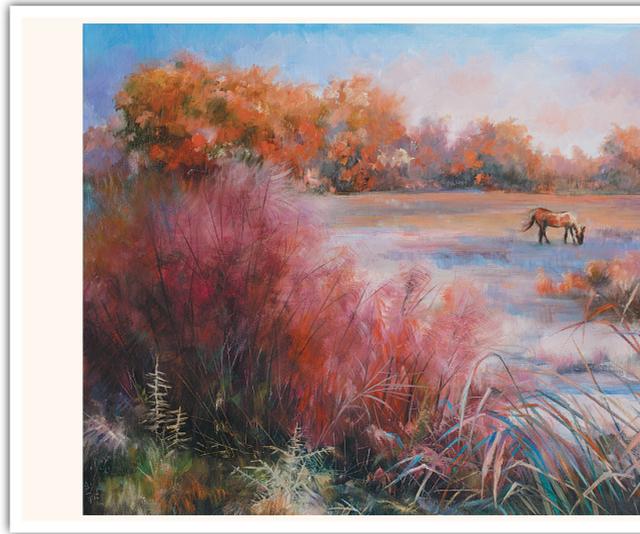
## 的韦应物的不讳己恶

——江舟

唐代大诗人韦应物,诗歌多写田园山水,以“高雅闲澹”著称。白居易、苏轼对他推崇备至,把他的诗与陶潜相匹配。一首脍炙人口的《滁州西涧》:“独怜幽草涧边生,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,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奠定了韦应物在唐代诗坛圣杰的地位。

但这位“雅澹”的诗人,年轻时却是个市侩无赖之徒。他在晚年的一首诗中,勾画了自己年轻时的面貌:“少事武皇帝,无赖恃恩私。身居里中横,家藏亡命儿。朝持蒲扇扇,暮窃东邻姬。司求不敢捕,立在白玉墀。驱山风雪夜,长杨羽猎时。一字都不识,饮酒肆顽痴。”韦应物在诗中自我亮揭揭丑,毫不掩饰,把自己的是非,东方的秋天气候那么凉爽,天空那么晴朗,东方人又是那样热情好客。

临别前,我给他们介绍了东方的一些自然景观,并祝愿他们能好好享受东方的秋天,这个上苍赐福予东方人的美好季节。



## 萤火虫

前方的路没有尽头  
地平线被远远抛在身后  
黑夜张开巨大的翅膀  
黑影在黑暗中狂欢  
月亮和星光也无法抵抗  
但你是萤火虫  
在黑夜里闪亮是你的宿命  
为了那些疲惫的梦  
腾出一点微光的空间  
孤独地飞翔

## 满载的馈赠

风像是对海的呼唤  
海一听到风声  
就以一浪高过一浪的激动  
回应

船是海上的王  
在海与风声里逍遥,驰骋  
浪花珍珠般飞溅  
白帆拂动琴声  
鱼儿在给他挠痒痒  
太阳和月亮轮换着给他打灯  
他是个幸福人  
每次归来  
大海都送他满载的馈赠  
最是那抛出的一锚  
系住了  
他与大地扯不断的深思

## 忘忧(外一首)

窗口蓄满忘忧草的表情  
那是躺椅无法企及的高度  
想象着远方起伏的竹海  
我比微风更主动  
专注于紫砂壶中漂浮的清涼信物

宁静之时唯有吹气如兰的力量  
催开忘忧草长出淡淡黄花  
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  
晶莹剔透如翠竹的泪滴  
婉婉动听如空旷的鸟鸣  
岁月溢出透明的边界  
回到芸芸众生的现实  
忘忧草偶尔开放  
就像我偶然相遇橙黄月光

## 萤火虫

前方的路没有尽头  
地平线被远远抛在身后  
黑夜张开巨大的翅膀  
黑影在黑暗中狂欢  
月亮和星光也无法抵抗  
但你是萤火虫  
在黑夜里闪亮是你的宿命  
为了那些疲惫的梦  
腾出一点微光的空间  
孤独地飞翔